

J147.57
257

78341

没有浪漫

——一位死囚的自述

吕明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没有浪漫

MEIYOU LANGMAN

吕明辉 著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封面设计:管恩生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7 印张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通化师范学院照排印刷中心印刷

2000 年 9 月第 2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册

ISBN 7-5387-0913-4/I·871

定价:21.80 元

再 版 自 序

一本书如同一个人，从一问世之后，就有自己的命运轨迹。

这本书也有它独特的命运轨迹。

欢乐，悲哀，愤懑，无奈……

《没有浪漫》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也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。它创作完成于1995年，最初以长篇小说连载的形式在《长春晚报》发表，在该市引起轰动。接着就是策划出书。原来计划由长春出版社出版，后经朋友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，但最终还是由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出版时由出版社将书名改定为《梅娘》。

本书一上市，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销售量急剧上升，被列为1995年度中国畅销书之一。这种畅销势头保持至今，6年来本书一直没有下降。并且在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陕西、广东、新疆、四川和安徽等8省13个城市的报纸上连载或转载。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。读者来信来电话更是不断。

作为本书的作者，我对此感到欢欣鼓舞，因为读者对作

没有浪漫

品的喜爱就是对作者的最大奖赏。

但是，苦恼也因此而来了。

正因为本书畅销，盗版本接连不断，到目前为止，仅我自己发现并收藏的盗版本就有17种。仅举几种：

第一种盗版本和原书大体一样，但是，在封面里加了一层硬纸壳，使书显得精致一些。

第二种盗版本封面改原版压膜为亚光纸，内加硬纸壳，书芯纸张也较白。以上这两种盗版虽不道德，但也算是保持了原版原样，并且印制质量较好。

第三种盗版本扯漏出在版权页上，文字标明出版日期是1996年9月，定价是15.8元，而原书出版日期是1995年9月，定价是13.8元。

第四种盗版本牟取暴利的痕迹太重，除了封面印刷粗制滥造，模糊不清之外，连环衬和扉页都没有，而且错字连篇。

第五种盗版本更是令人气愤，整个改头换面，将封面换了，将书名改为《欲祸》，作者名改为朱鸿，将书中主要人物梅娘改为美燕，景清改为顾文……除此之外，其余只字未动，出版单位标明是青海人民出版社，但该社已经通报全国声明此盗版书不是本社所为。

第六种盗版本是最近发现的，盗版者将《梅娘》及其续集《梅娘日记》合为一本，改名为《梅娘全集》。

在此之后我出版的另外几部长篇小说，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盗版和侵权现象。

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，我曾经拿着那些盗版书到吉林省

出版局版权处投诉，该处也认真受理了，但至今没有查出结果。不少朋友好心劝我：在中国，侵权盗版的事多了，你的几本小书被盗版算什么，比你有名比你有权比你有权比你势比你有权的人的书照样被盗版，而且他们照样无可奈何，版权部门照样束手无策。

认命了。

只是从心底涌上一阵悲哀：这是作家的悲哀，是出版业的悲哀，是中国文化市场的悲哀，也许是整个知识界的悲哀。

认命之余也想到，既然本书继续畅销，既然黑市盗版不绝，出版社为什么不能再版？

于是与出版社协商，决定再版。

除上述原因外，本书再版还基于如下几点考虑：

一、本书第一版我原定书名为《没有浪漫》，其续集为《没有平静》。出版时由出版社改为《梅娘》，续集改为《梅娘日记》。梅娘是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，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为女主人公起名的时候，考虑到女主人公的高雅美丽，应该从名到姓都女人味儿十足，所以才选用“梅”姓，单名“娘”字。但是，没想到书出版之后，有识之士告之，中国30年代有位女作家叫梅娘，正好与书中女主人公重名。虽然实属巧合，但也是作者寡闻了。如果只是在正文中用“梅娘”这名字倒也不要紧，因为中国人名字重复的很多，比如王志刚、李强、张国军、赵志高等等……但是，由于30年代女作家梅娘虽然已不在人世了，但她的作品集仍然在出版，比如说《梅娘散文集》。这样一来，用同她相同的名字

月没有浪漫月

做书名就显然不太合适了，容易引起误会。所以，再版时决定仍用原名《没有浪漫》，而续集仍用原名《没有平静》。

二、本书第一版出版时由于时间较紧，装帧和印刷质量一般。封面设计多从市场销售角度考虑，商品味儿浓了些。纸张也无法同现在出版上市的新书相比。如不重新设计，根本不可能重新进入图书市场。

三、本书再版时我对文字做了进一步的润色。第一版出版时考虑篇幅的原因对书中一些歌词做了删节，我认为那些歌词不光是为了点缀和扩占篇幅，而是与故事及人物命运紧密相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甚至可以说是对故事及人物命运的补充和升华。所以，再版时将有些删节的歌词恢复了。

既然再版，就要再次面对世人的评说。

我历来不太在意世人的评说。因为我认为，作家如果太在意世人的评说，就无法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了。作家的责任非常单一，就是不断地写出新作品来，至于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以及利弊得失，那是读者与评论家的事——也许是后世后人的事。

今生今世，铭刻在我心中的信条只有一点：生命不息，笔耕不停，永远对读者负责，永远不会写出让读者失望的作品。

目 录

引子	(1)
第一章	(5)
第二章	(47)
第三章	(79)
第四章	(102)
第五章	(111)
第六章	(153)
第七章	(203)
第八章	(218)
第九章	(234)
第十章	(264)
第十一章	(313)
第十二章	(340)
第十三章	(358)
第十四章	(393)
第十五章	(415)

引 子

一觉醒来，我一下子没有想起自己是在哪？

左右看看，便看到了天棚上昏暗的小灯泡，灰暗的墙壁，紧锁的牢门，还有那紧紧盯着我的四双眼睛。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是在监狱的死囚室里。那四个犯人奉命昼夜 24 小时看着我，监狱当局怕我自杀，因为我是死刑犯。

心里顿时又感觉被一团茅草塞得满满的了。

我活动了一下身子，手上的手铐和脚下的脚镣便发出一阵阵的“哗啦”声，这使我想起电视连续剧《红岩》里许云峰在刑场上的形象。但是心里马上又苦笑了一下，我怎么能和许云峰比，人家是革命英雄，我是杀人犯，一个为了女人而杀人的死刑犯。

是的，初审已经结束了。送给我的判决书上清楚地写着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××款第××条，判处杀人犯景清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 15 日

月没有浪漫月

内向上级法院上诉。”

我不服，上诉了上级法院，但是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我有杀人动机，有现场证据，有我自己的亲口供词，有目击证人的证词，上诉只是做最后的、徒劳的挣扎。一旦上诉失败，死刑将立即执行。

“我要见管教。”我对看守我的那四个犯人说。

四个奉命看着我的犯人都没动。

我又说了一遍。

四个犯人当中年纪最大的老徐头犹豫了一下，起身到门口敲门报告去了。在监狱这段时间里，犯人中老徐头对我最好。

监舍铁门小窗口打开了，露出罗管教的脸。这位年轻的管教有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。这张脸不像是管教的脸，倒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脸。在我的印象里管教的脸应该是满脸横肉，长满细铁丝般的络腮胡子。

“报告政府，0379号要求见管教。”老徐头说完，闪开身子，使罗管教可以看见我。

“可以给我一本稿纸，一支钢笔或者铅笔吗？”我说。

那张娃娃脸上显然出现了一丝不解。

“交代材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？”

“我还要写点别的什么？比如说，遗书……”

到写遗书的时候了，这是此时此刻杀人犯唯一能做的、也是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知道等待杀人犯的是什么：是一长串闪着红灯响着警笛的警车，是一片黑压压的围观人群，还有郊区野外荒凉空旷的刑场，一队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端着枪

瞄着我，当刑场指挥员的小红旗一落时，其中的一个神枪手武装警察就开枪了，我会感到沉闷的一击，就像有人用铁棒猛击我的后脑勺，然后扑倒在已经为我挖好的坑里……接着，第二天的地方报纸就会以冲栏标题登出《婚外情恋生出一起谋杀案，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一条罪恶的生命》，也许还会配发一张我生前照片，不少认识我的人就会指着照片说：瞧，这人就是景清，景清这人，有才，啧啧，真可惜栽在女人手里了……

结果就是这样。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中院复审的结果，而是在中院判决下来前这十几天里要干些什么？

于是我想到了写遗书。

我不是要写一般的遗书，那种对妻子对儿子对家庭对财产的遗书十分钟就写完了。我要写的是特殊的遗书，可以叫感情的遗书，或叫人生的遗书，在这份特殊的遗书中我要把我的那段故事写出来，留给梅娘，留给肖望星，留给石心繁，留给邢夷，留给素馨，留给世上的正在互相爱着，或者已经互相爱过的男人们和女人们。

我看罗管教有些犹豫，就站起来，“哗啦哗啦”拖着铁镣子来到铁门小窗口前。我小声对罗管教说：“我的遗书里有些故事情节，你明白那是我的个人感情经历。我写你拿去发，也可以署你的名，当然了，稿费全归你。”

罗管教很认真地说：“不，景老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进来前我多次听过你的课，生动极了，说实在话我们一些年轻人挺崇拜你的，我们都说你是大陆的柏杨。我为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感到可惜……你知道，监狱里是不许随便给犯

月没有浪漫月

人东西的，特别像你这种犯人。不过，稿纸和笔我想办法办到，我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想知道一个有名的哲学家死前的思想状态。我，豁上了……你等着。”

娃娃脸儿消失了，小窗口关上了。

十分钟后，小窗口再次打开了，罗管教将一本稿纸和笔送到我的手里。

我感激地朝那张娃娃脸点点头，把稿纸放在膝盖上，准备写遗书了。

一提起笔来，心绪茫茫，如同苍茫的宇宙一样，一时没有边际，没有着落。

从哪开始呢？

当然，还得从那个明媚的春天，从那次哲学界群英荟萃的会议，从见到梅娘这个漂亮的女人开始……

第一章

在我的印象中，春天是生物复苏的季节，沉闷了一冬天的所有生物都躁动起来。人也是生物中的一种，所以春天里人也躁动，那是一种情绪的躁动。不然为什么人们在春天里要张罗着搞春游？为什么春天里的节日那样多？为什么很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春天？

我没想到自己也会在这个春天里躁动起来。

这个春天和以往的春天没有什么两样，依旧春光明媚，万物吐绿。在这个春天里我参加了一个哲学研讨会。这个会和别的会没有什么两样，报告、讨论、宴会、交谈……尽管会是在风景如画的郊区二龙湾水库召开的，但为期三天的哲学学术研讨会仍然如同哲学本身一样枯燥乏味。只是由于会议参加者中有一位漂亮的女人，才使我在整个会议期间心中始终萌生着一种躁动。

梅娘——这是那个漂亮女人的名字。姓“梅”女性味儿

月没有浪漫月

十足，名“娘”女性味儿也足。而且，她本人的相貌和她的名字一样更是女人味儿十足。梅娘属于那种体态丰满的女人，高个儿，黑亮的头发盘成发髻高高地耸在脑后。方脸儿，凤眼和眉梢都微微向上吊着。她皮肤白嫩，浑身上下流溢出一种照人的光彩。她有三十岁？或者二十九岁？女人到了这年龄便像盛开的野百合，茎绿的鲜翠、叶黄的洒脱、瓣儿红的娇艳、芯儿黑的庄重。都说女人有娇艳美、庄重美、原始美、浪漫美、病态美、清秀美、古典美、现代美、文静美、泼辣美……但梅娘都不属于上述这些类型的美，她属于高贵的美，高贵得如同公主，高贵的气质使她像刚刚跃出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，在你的世界中产生辉煌，让你非常想多看两眼又不敢多看。哲学界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世界，从事哲学研究的男男女女们仿佛被干干巴巴的哲学吸干了华彩，一个个都是瘪瘪卡卡的，漂亮的梅娘在这些人当中越发显得鹤立鸡群了。

第一天开会，梅娘是穿着一件藏蓝色背带裙、夹着小皮包走进会场的，咋眼看她像个走进课堂的女大学生。当时我就觉得眼前一亮，心里掠过一种清爽和愉悦，宛如酷热的夏天里飘来一阵清爽的风。活了四十年我见过的漂亮女人也不少，还没见过像梅娘这样气质高贵的女人。从第一天起，整个会议期间我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梅娘……当然是用一种人们不易察觉的眼光。或者把话说明了，我总是在暗中偷偷地看梅娘。我感到看她也是一种享受。

我想接触一下梅娘，但接触不上。这不仅因为男人总是在漂亮女人面前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心虚与胆怯。还因为我觉

得像我这种年龄这种身份的男人接触女人应该有个正当的理由，“名正言顺”方好行事。

行什么事？

我一时也说不清，但我意识到自己和这个漂亮女人之间将要发生点什么。至少我自己内心里希望和她发生点什么。但是，因为一直没有接触上，我和梅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三天会议很快就过去了，最后还有一顿丰盛的晚餐，然后就散会明天就各奔东西。我心里有些焦急，我把希望放在最后的晚餐上。我知道散会前的宴会一般都很正规，餐桌上都要摆台牌，固定参加会议人员应该就餐的位置。所以，在晚餐开席前我一个人偷偷溜进了餐厅。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和梅娘接触的机会。

餐厅里摆台已经结束了，盘箸晶莹，刀叉闪烁，瓶盖林立，冷拼华彩，被叠成花样的白色餐巾，在透明的高脚杯里翘起高傲的尾巴，好一派开席前的灿烂辉煌。在各餐桌上都摆着台牌，用金色字体恭恭敬敬地写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些台牌便仿佛有了生命，安静地等着它所代表的那个男人或者女人的到来。

我在餐厅里找着。我发现所有餐桌上的台牌都是男女交叉混合的，这和前几年大不一样。前几年宴会时总是把男人和女人分开，男人一桌女人一桌，现在……我便又有些感慨：会议组织者这样安排当然是因为“男女混杂，喝酒不乏”，“男女搭配，喝酒不醉”。中国人哪，也终于敢于公开正视和承认异性之间的吸引力，并能合理地利用人的这一本

♪没有浪漫♪

性来制造一种更加和谐、更加诱人的氛围了。

“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，
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，
这也是人生跳也跳不完的舞台……”

餐厅里回荡着那英带有野味儿的歌声。

我先在2号餐桌上找到了自己的台牌，又在4号餐桌上找到了梅娘的台牌，我深情地抚摸着台牌上梅娘的名字，仿佛抚摸着那个漂亮女人。我左右看看，餐厅里没有人，服务员都在厨房里忙活。透过餐厅尽头大落地玻璃窗，可以看见群山环绕中的二龙湾水库像镶嵌在翡翠中的一面镜子，在春日血红的夕阳下，闪着粼粼的波光。餐厅外面，那些准备参加晚宴的红男绿女们正三五一群，用谈论社会谈论自己谈论别人来消耗开席前的这段时光。

我把梅娘的台牌拿到4号桌，紧挨写着“景清”字样的台牌放好。再把原来2号桌挨着“景清”台牌的那个台牌挪到4号桌，摆在原来放梅娘台牌的地方。

长嘘一口气。

那一刻，我体验到了小偷的心境——害怕但又愉悦。

难怪小偷的“偷”字和愉悦的“愉”字都有一个共同的“俞”字旁，也许前人在造字时就已经有了这种既害怕又愉悦的体验。

我的行动也是一种偷。我偷偷地耍了个小计谋，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最后晚餐上，偷偷地给自己创造一个接触那个漂亮女人的愉悦的机会。

我对自己说：景清看来你真的要和梅娘之间发生点什么

了。

是什么呢？反正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但绝对不是正常的友谊，因为所有正常的友谊都用不着偷偷摸摸的。

也许是爱情？

已婚的男人难道还可以产生新的爱情吗？

我想起十几年前和妻子恋爱时，在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地说过，“人生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”。现在怎么突然就产生了第二次？

我说不清自己。

但我马上又进行了一番逻辑推理：既然这种感情产生了，就是人的一种需要——需要是客观存在的——客观存在的都是合理的——哲学家萨特是这样说的。

那么，男人和女人之间产生第二次爱情也是合理的啦？

我为自己的一系列推理感到心惊肉跳。这是不是在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寻找理论根据？是不是为自己良心的不安添加平衡的砝码？

同时，我也隐隐约约意识到，我对梅娘的这种朦朦胧胧的感情更可能是一种欲望，是人天性的对美好事物追求和占有的欲望。

在刚刚换好了台牌那一刻，我还想起妻子素馨曾经对我说过的二句话：“对男人来说，四十岁是危险的年龄……”

我理解素馨这话的意思，男人四十便熟透了，像西班牙斗牛场上的公牛，生命力最强，吸引力最强，表现欲最强，占有欲也最强。

欲？